

林肯传

「美」理查德·布鲁克海瑟 / 著
(Richard Brookhiser)

谷 华 / 译

Founders' Son

L i f e o f A b r a h a m L i n c o l 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林肯传

〔美〕理查德·布鲁克海瑟 / 著
(Richard Brookhiser)
谷 华 / 译

Founders' Son

A L i f e o f A b r a h a m L i n c o l 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肯传/ (美) 理查德·布鲁克海瑟著; 谷华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300-23545-5

I. ①林… II. ①理… ②谷… III. ①林肯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 —传记 IV. ①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9435 号

林肯传

[美] 理查德·布鲁克海瑟 (Richard Brookhiser) 著

谷华 译

Linken Zh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5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2.375 插页 3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6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引 言 两个老人，一个年轻人	1
第一章 1809—1830 年：青年时代	15
第二章 乔治·华盛顿与自由	31
第三章 1830—1840 年：成年之时	47
第四章 托马斯·潘恩的欢笑与理智	67
第五章 1840—1852 年：日臻成熟	89
第六章 亨利·克雷与建国日	117
第七章 1854 年：《密苏里妥协案》中途搁浅	135
第八章 1855—1858 年：竞选参议员	155
第九章 1859—1860 年：竞选总统	181
第十章 托马斯·杰弗逊与《独立宣言》 盖世英才（一）	197
第十一章 1860 年大选 盖世英才（二）	223
第十二章 1861—1863 年：战争与解放	259
第十三章 宪法序言	295

2 *Founders' Son: A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第十四章 1864—1865 年：战争与死亡	317
第十五章 圣父	343
第十六章 1865 年：胜利 盖世英才（三）	367
跋 一位老人	383

： 引言

两个老人，一个年轻人

在林肯 20 多岁的时候，美国最后一位国父与世长辞。国父们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又制定了宪法，但岁月流逝，他们相继辞世。一些心思细腻的人抓紧时间，赶在这些开国功臣辞世之前，记录下他们对美国的前景和问题所做的种种思考。

前来美国研究美国政治制度的法国青年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就是其中的一个。1831 年 11 月，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拜访了最后一位在世的美国《独立宣言》签署人、94 岁高龄的查尔斯·卡罗尔 (Charles Carroll)。卡罗尔是马里兰东海岸一位富有的种植园主。看见卡罗尔，托克维尔首先想到的便是英国贵族——友善、儒雅而尊贵（托克维尔写道：“他的腰杆总是挺得笔直。”）对独立战争那段光荣岁月，以及自己对独立的捍卫和坚守，卡罗尔深感自豪。在《独立宣言》结尾，各位签署人宣誓用自己的全部生命、财产和荣誉来支持独立战争。卡罗尔告诉托克维尔他宣誓的财产在整个美国是“数额最大”的。（卡罗尔在宣言上签名时，另一位签署人带几分怨怒，又带着几分幽默说“那得有好几百万”。）

独立战争胜利了，卡罗尔的巨额财产也保住了。但他却开始

4 *Founder's Son: A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为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忧虑起来。在他看来，美国变得越来越过于民主了。他深切怀念马里兰过去的贵族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是否拥有选举权是由财产的多少来决定的，但这个制度却在 1810 年被废除了。（在 1810 年以前，没有 40 英亩土地就没有选举权，这对卡罗尔来说根本不在话下，因为他拥有 13 000 英亩土地。）他担心未来还将有更多的变革。采访结束时，他告诫托克维尔“纯粹的民主不过是滋生暴民的温床”——这种民主就是异想天开，还可能导致血腥暴力。幸运的是，美国有一个安全阀——“每年我们都会把那些革新分子驱逐到西部去”。这就是卡罗尔眼中的美国边疆，一个“投放民主主义者的垃圾填埋场”。1832 年，卡罗尔离开人世。

1835 年 2 月，另一位求知若渴的访客叩响了最后一位在世的宪法签订人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家的大门。这位访客是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她是独立研究美国的英国作家。93 岁的弗吉尼亚人麦迪逊比卡罗尔更加尊贵，他不仅签署了宪法，还是这个国家的上一任总统，不过他的身体却不及卡罗尔灵便。因为风湿，他只能终日坐在卧室一角的椅子上——那是他最喜爱的椅子。但是他思维活跃，言谈机智。马蒂诺明显为他所倾倒，称赞他“棒极了”“活力四射”“童心未泯”。而麦迪逊的政治理想也完全符合他乐观的性情。和卡罗尔不同，麦迪逊不但不惧怕民主，他还是一位典型的民主政治家，他和他的挚友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共同创建了一个政党（起初名为共和党，后更名为民主党），这个政党统治美国政坛 30

余年。用马蒂诺的话说：“麦迪逊愉快地相信美国人有能力进行明智的自治。”

但对于这个国家，麦迪逊也有他自己的担忧——奴隶制。和卡罗尔一样，麦迪逊也是一个种植园主、一个奴隶主。他从小到大见惯了这种制度，所以这个罪恶的制度他一清二楚。他坦诚地同马蒂诺谈论奴隶制，并认为奴隶制让奴隶处于永远的恐惧之中。就算身体没受到残暴的对待，奴隶的头脑也会因这种制度而变得鲁钝。

这个国家怎样才能结束这种罪恶呢？麦迪逊认为，最理想的办法是解放奴隶（不过他还没有解放自家的奴隶），可这些获得解放的奴隶又将何去何从呢？自由州不欢迎他们——许多州已经颁布了严格的法律禁止任何黑人移民；加拿大对他们来说又太冷——在麦迪逊看来是这样；也许可以把他们送回非洲。（但马蒂诺认为这个方法行不通，因为美国奴隶是美国人，他们不会愿意离开美国的。）在奴隶制问题上，这位最后的国父“几乎彻底绝望了”。1836年，麦迪逊也与世长辞了。

老去的父辈为自己留下的江山忧心如焚，年轻的继承者又何尝愿意看到他们离去？父辈总要先走一步，这是自然的规律。可这么一来，责任和忧虑就要落到下一代人的肩上了。

1838年2月，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的“青年学园”上发表题为“我们的制度万古长青”的演说。这次演说是与父辈的挥手道别，也是对前路不无忧虑的展望。

那时的林肯再过两周才刚到29岁，在政途上可谓乳臭未干。

6 *Founder's Son: A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没有好奇的外国人来拜访他，他的讲话也只是刊登在《桑加蒙日报》(*Sangamo Journal*)——一份地方报纸上。

伊利诺伊州就是卡罗尔跟托克维尔说起的“西部”，那里几乎是美国文明的边陲。就在6年前，在伊利诺伊的西北部还发生了一场印第安战争（林肯参加了这场战争）。林肯的父亲靠做农活和木匠活维生，而他自己则除了外债一无所有，所以绝不会有人错把林肯当成英国贵族。二十几岁的时候，从船夫到小职员，从小店主到邮政局局长再到测绘员，林肯什么都做过。最后他决意从事政治和法律，并通过选举进入州议会，和一位比他年长的官员做了法律搭档。日常生活中，林肯接触的多是民主主义者，而他决意追求的生活正是在民主政治和立法的阶梯上不断攀登。

林肯是自学成材，他受过的学校教育加到一起不到一年，而且是在那种只有一间屋子的乡村学校。他在“青年学园”上的演说就留下了这种非科班出身的痕迹：虽然精心设计，但刻板僵硬，却还有点华丽，像一件还没上过身的西服。他的演说中有一句话预示着一个伟大领袖的崛起，那是在演说结尾说到国父的时候，他说：“前来进犯的敌人永远做不到的事情，时间这门沉默的大炮做到了……他们都已远去。”把时间比作“大炮”是诗的语言，有着诗的力量和朦胧之美。“大炮”是最具破坏性的武器，发出最惊天动地的声响，但沉默的大炮是悄无声息的，比滴答作响的表针还要安静。林肯的这一比喻还有诗的音乐美，动静相映，长短结合。但在演讲其余的部分，林肯的思想和语言时而妙趣横生，时而有待润色。但这没关系，因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他有

充足的时间来改进自己的语言。

林肯在“青年学园”上探讨的“我们的制度万古长青”指的就是美国民主共和制。他庄严地对年轻人说：“这个体制比以往任何体制都更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个体制由制宪元勋们亲手缔造，是“勤劳勇敢、以身许国的祖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而这宝贵的遗产在 1838 年的时候处境如何呢？林肯对此深感忧虑，虽然他那时还没有读到过卡罗尔或麦迪逊在弥留之际的忧思，但他有着同样的担忧。林肯对于“暴民”感想颇多，他大声疾呼：“漠视法律的狂潮正在席卷这个国家。”他还描述了前不久在密西西比、密苏里和伊利诺伊多地发生的滥用私刑事件，以此作为佐证。林肯认为，如果这些猖獗的暴民得不到遏制，那么愤怒的民众便会去求助一个像拿破仑一样的独裁统治者来驯服他们。不过林肯对奴隶制谈之甚少，唯一提到的就是：在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西南部仅 60 英里远的奥尔顿镇（Alton），伊利诺伊的暴民对一名男子实施了私刑，这名男子是一家先锋废奴报纸的编辑。

因为开国元勋相继去世后留下了巨大真空，所以才有了林肯的这次演说和言语间流露出的忧虑。国父们缔造了这个国家并为之鞠躬尽瘁，但随着他们的离去，他们那种忠贞的精神也不可避免地日渐衰微。“我并不是说，（美国）独立战争的光荣岁月在现在或将来会被彻底遗忘，但是和世间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那些光荣岁月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黯然失色，在世人的记忆中渐行渐

8 Founders' Son: A Life of Abraham Lincoln

远。”历史将不断讲述国父们的伟大事迹，但他们已经不在你我中间，他们已经退出了眼下的历史。“他们曾是自由神殿的支柱，可现在，这些支柱已经坍塌，除非我们能够承其宏志，继其伟业，否则这神殿必将崩摧！”

从 1838 年算起，林肯还有将近 30 年的政治道路要走，在这条道路上，他几乎时刻不忘国父们——他们宏大的愿望、他们建立的体制，以及自己该如何实现他们的宏愿、如何保住他们建立的体制。作为立法者和律师，林肯在前人留下的体制内辛勤耕耘；作为政治家，他渴望把自己浸淫在前人的光辉里；作为高瞻远瞩的诗人，他从前人那里汲取灵感并写下震撼人心的辩词。

林肯一再呼唤国父们并不只是为了工作需要，赢得竞选，或是发表精彩的演说，他还要借此解决美国的问题。林肯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但在事业的巅峰时期，他致力于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奴隶制问题，也就是困扰詹姆斯·麦迪逊的问题；另一个是民主问题，也就是困扰查尔斯·卡罗尔的问题。林肯的事业在 1854 年步入巅峰，那一年《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被废止，用林肯自己的话说，这件事把他“警醒了”，他以前从未受到这样的触动，而这一巅峰阶段也随着 1865 年南北战争的结束和总统任期的意外终止而告终。

美国从殖民时期便开始蓄奴，国父们也已接受了这一罪恶的事实（林肯认为，这是国父们的无奈之举）。但是，林肯会替国父们辩解说，他们其实希望奴隶制有一天会走向终结，而且他们已经采取措施来遏制它（禁止奴隶买卖，在西北地区废止奴隶

制)。他们切实表达了对奴隶制的憎恶，《独立宣言》中第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就是“人生来平等”；他们还在多处保持缄默，尽管宪法在多个方面是保护奴隶制的，但却从未明示。(林肯说国父们此举的目的是等奴隶制最终消亡以后，在“伟大的自由宪章”上找不到任何奴隶制曾存在过的蛛丝马迹。)

美国的奴隶制根深蒂固，长期的废奴努力也未能撼动它，现在要怎样才能让它彻底消失呢？(在不同的时期，林肯对奴隶制的最后限期有过不同的设想——遥远的 1893 年、1900 年，甚至是更加遥远的 20 世纪中期。)民主政治论坛会引发危险，但也会带来机遇。如果美国人接受了奴隶制，或者哪怕是对奴隶制无动于衷，那么奴隶制就会向全国蔓延(林肯认为这种蔓延的趋势恐怕在 1850 年之后的几年里已经开始了)。如果少数美国人落选后便转身离开美国(1861 年时他们就是这么做的)，那么他们会把奴隶制一并带走，并在出走的路上把共和政府观念砸得粉碎。(一种政府形式要是无法保护自己，那还有什么用呢?)但若是林肯能够让多数美国人相信奴隶制是罪恶的，并说服他们为自己的信念投票，那么奴隶制就会得到遏制。再进一步，如果这批人中又有很多相信联邦是一个值得浴血奋战的目标，那么联邦就会得以保全，而且不必等到 1893 年，奴隶制就会彻底终结。

在上述种种努力中，林肯最重要的盟友就是国父，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林肯对斯普林菲尔德的年轻人说：“他们曾是参天橡树的森林，但所向无敌的飓风已横扫整个森林。”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林肯让国父们起死回生。他坚称国父们的原则就是

他的原则，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国父们的方法，他用过去来拯救现在。（为使国父们成为他有效的盟友，他首先要对他们微做调整——为了让过去能派上用场，他得对过去有所取舍。）林肯把国父变成自己的父亲，变成即将到来的昌兴的美国民主的父亲。

在林肯看来，通向未来的道路总是始于过去——不管是美国的未来还是他自己的未来。孩童时代，林肯崇拜乔治·华盛顿，奉其为自由卫士；青年时代，林肯从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那里学到了对宗教的认识以及如何赢得辩论，前者林肯最终放弃了，而后者林肯则至死铭记；在事业的巅峰阶段，林肯将托马斯·杰弗逊的《独立宣言》尊奉为金科玉律（他援引圣经，将其称为“金苹果”），对宪法序言深信不疑，因为在那里人民被称作自由的受益者和监护人。

一个人如此执迷于象征意义上的父亲，不免让人好奇他与生父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那么亚伯拉罕·林肯从生父托马斯·林肯那里得到了什么呢？“没学到什么。”林肯在谈论自己的身世时会这么说，而他极少谈论自己的身世。其实，虽然林肯从未开口承认，但他从生父托马斯那里得到了很多。还有几位女子也对他影响深远，其中一位是他的恋人，但不幸早逝了。林肯生命遇到的最刚烈的女子都是寡妇，首先是他的继母，还有一些是他自己虚构出来的（其中不乏黑人女子）。

林肯以国父为盟友也面临重重险阻。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时政界其他人也在拿国父们说话，但目的各不相同。这也许是

因为国父们是道德典范，超然于现今政治问题之外。帕森·威姆斯（Parson Weems）在他的《华盛顿的一生》（*Life of Washington*）中写道：“赐予我们像他那样的个人美德吧，是那种老式的美德成就了华盛顿，个人生活就是真实的生活。”又或许在林肯看来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问题，一切维持国父们生前的状态就可以了。林肯的夙敌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就曾质疑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就不能容忍自由州和蓄奴州并存呢？国父当初不就是这样安排的吗？”

又或许国父是错误的甚至邪恶的——持这种观点的只占少数，但也不乏追随者。也许《独立宣言》宣称的“人生来平等”并不是什么不言自明的真理，而是个“根本的错误”，林肯的朋友、前议会议员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便是这么说的。也许宪法并不像其序言中鼓吹的那样要保卫神圣的自由，而是像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说的那样，要保卫奴隶制度，从而“同死亡和地狱立下盟约”，也许我们无须信仰这些拟定、签署并实施了这样错误文件的人。

在国父这一问题上，林肯与异己争持多年。最终林肯胜出，而且胜得合情合理，他一直不断翻阅各种历史记录，为自己寻找佐证，他对国父的理解是正确的，比那时任何与他意见相左的人的理解都正确。

但是在生命接近尾声的那段岁月，林肯发现仅仅依靠国父是不够的。虽然他们设立的体制、怀抱的理想将经受内战的考验，

但内战带来的无尽的恐慌和压力让人难以承受。最后可以求助的只剩下那位最伟大的父亲——圣父上帝。可对林肯来说，这位全知全能的父亲只是聆听，却几乎从不开口言语。连万能的圣父也弃他不顾，无尽的孤独吞噬着他的灵魂。

本书并非一本完全意义上的林肯传记或记录林肯时代的历史资料。虽然本书会谈及林肯的婚姻、葛底斯堡战役（Battle of Gettysburg）如何取得胜利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但这些并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书写的是一段政治生涯所经历的漫漫长途，还有让这段生涯灿烂绽放的光辉思想。

由于林肯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他必须把自己的观点传达给大众，因此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也是他的演说生涯。通过演说，民主政治家自豪地慷慨陈词，警觉地洞察时事，同时勾勒自己的设想，辩护自己的决策。要想获取声望、赢得竞选、行使权力，演说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本书中收录了很多林肯的文字——随笔记下的笔记、国家文件以及旨在让大众能够读到的私人信件，但是书中更多的是林肯的演说——或是面对千百群众的露天演讲，或是在室内的娓娓交谈。林肯无师自通、才华横溢，他不仅旁征博引，而且各种文类体裁都运用自如。年少时的林肯嘲弄《圣经》，历经风雨后的他却醉心研究《圣经》，但是林肯还是时不时地呼唤给他灵感和启迪的诸位国父。

这本书也可谓是一部美国伟人（也就是林肯的前人）转世的历史，讲述那些伟人的言辞和声望如何在激烈的辩论中、在一个求知若渴的男孩对真理的探求中渗入 19 世纪。其他有关林肯的